

问题：非信徒做好事和信教的人做好事有没有区别？

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行善有什么区别？

首先，在善行本身具体的层面，可以说区别甚微。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各自盖一座桥，很显然，在工程上、效用上、成本收益上，这两座桥都没有本质的区别，走在桥上的人都受到完全相同的助益。

有神论者捐助的粮食和无神论者捐助的粮食，需要花本质相同的成本购买，具有一样的营养价值，有一样的饱腹感。

如果做双盲实验，这些东西的体验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道理很浅显，我们就不多说了。

问题在于在这善行施行完毕之后，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首先我们确定一条——人是被驱动的动物，无法做到在完全没有驱动力来源的前提下长期坚持任何行为。而同时，驱动力不是无源之水，必然有支撑它的成本出处。这种成本问题从来就不是“不寻求任何回报”，而只能是“寻求何种回报”。

即使是慈善行为，也是一样。所谓的“不求回报”，在最本质意义只是不求受施舍者即刻的物质回报。但慈善的代价是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出现回报来买单的。

微妙之处在于宗教的回报机制。

对于基督教，这笔帐是这么算的——你作为人类，没有不犯罪的能力（去看这一篇：[去看这一篇：人是否有原罪，为什么？](#)），于是你一定会犯有很多罪。这些罪就是你欠下的上帝的债。上帝并不急着惩罚你，而是要你去“免他人的债”。你免去别人对你的欠债——这包括接受了你的施舍却对你不感激和不回报——上帝就会看在你免了别人的债的份上，免去你自己该受的惩罚。

你暂时把这个东西可信不可信放在一边，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信徒提供了公共用品，但是社会却没有欠下ta的债务。这个债务被上帝这个概念抹去了。

信徒对上帝的信仰，采用上帝的、凡人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来审视自身，就会生成欠下上帝的巨大的债务，这个债务就会转化为社会可用的有效资本去购买信徒对社会的服务。

信仰真实，这交易就有效，就可以一直持续。这显然会影响到信徒的财富总值，甚至进而——按照无神论对世界的理解——会影响到信徒的健康、营养、寿命、前途，但是对于信徒而言，这个问题并无大碍，因为现世的生命并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更不要说如果一天到晚担心这些，延长出来的生物寿命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无限持续焦虑的糟糕体验而已。

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态，能向信徒所在的社会环境持续释放廉价的公共服务和用品。

这个生态在无神论的逻辑下是很难以为继的。因为无神论者最终还是需要自己的付出在某个远期兑现为自己个人（或家族）的生存优势。这就使得很多慈善工作会因为回收利益期太长、回收利益的逻辑太不可靠而不得不被放弃。

即使因为一时的教育惯性而去无私助人，也会很快发现有大量的助人的事情是没有可靠的回收利益的逻辑的，实践将证明这些投入真的是泥牛入海，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可能有什么回报。不但如此，慈善行为并不是总是带来感激，还存在严重的“升米恩，斗米仇”效应。

行善而有短期可见的足额收益，甚好——但这是生意。

行善而短期收益不足，但有名声这类可以长期折现的无形资产产生，勉强可以接受。

行善而短期收益不足，又没有其他可信的长期收益可言，这就甚难。

行善而没有短期收益，也没有长期收益。这就难上加难。

行善而没有任何短期长期利益可言，还要冒着被受恩者在将来怨恨“为什么反而到了我最危难的时候就不帮了，要不是你当初有那么做，我现在就不会在干这个，也就不会落入这一步，枉我还当你是好人”的风险。难如登天。

难不在你出手的当时，而在出手之后。

这个才是两种慈善最大的区别，而不在于米面路桥本身。

看看这个。

如何看待修女特蕾莎以及她所经营的仁爱之家的争议？

<https://www.zhihu.com/answer/533635981> (#慈善#)

编辑于 2019-06-06

<https://www.zhihu.com/answer/706516700>

---

评论区：

Q: <https://www.zhihu.com/answer/533635981> (#慈善#)

这篇文章里，答主提到“接受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偿还了行事者全部物质与精神的付出，且还有余。受者不但不欠恩情，反而于施者有成全之恩——有容忍行事不周全之恩，有接纳因接受这行为而带来的一切不便乃至恶劣后果之恩。”

而在这篇文章里，答主又提出“微妙之处在于宗教的回报机制。”

对于基督教，这笔帐是这么算的——你作为人类，没有不犯罪的能力。于是你一定会犯有很多罪。这些罪就是你欠下的上帝的债。上帝并不急着惩罚你，而是要你去“免他人的债”。

前者已经说明，受者接受的行为本身对施者就是回报，至此回报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何还要后者的免他人债的理论？

B: 因人的无能、任性和贪婪的程度不同，人可能于人有恩。

但在全知全能、自有永有、无欲无求的上帝面前，有限而必死之人只有欠债的份。

---

Q: 文章中间有这一段：“你免去别人对你的欠债——这包括接受了你的施舍却对你不感激和不回报——上帝就会看在你免了别人的债的份上，免去你自己该受的惩罚。”

对于这个该受的惩罚：

1. 人诚心尽力去做，能完全免掉。
2. 人诚心尽力去做，仍不够完全免掉，但会被神算为完全免掉。
3. 只能尽量减少，不能完全免掉。哪个对呢？

A: 不用问

不用问的意思是——答案是什么并不会改变你的行为，所以无关紧要。

---

Q: 还是说无神论者可持续的善行最终都要出于某种模糊的基督教/佛教价值观？

A: 不一定。这没有啥一定的，就像你背着书包不见得一定跑不赢任何人。

---

Q: 不求回报且不自诩为义人的无神论者真的是 bug 一样的存在吗，还是说根本不存在？

(出于“缓解我自己同情心所诱发的痛苦”目的……应该不算求回报吧)

A: 只能说难度更大

---

Q: 任何人都可以建立一套逻辑与感情自洽的慈善逻辑，这个逻辑不需要“神”作为前提。看看下面这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个逻辑的自洽在于信仰，而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

A: 还有个大学——就是“活死人问题”。

<https://www.zhihu.com/answer/658358536> (#活死人#)

要解决得掉活死人问题。过了这根及格线，才有机会成为有规模的意识形态。

Q: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单纯地考虑建立自己的一套慈善逻辑，没有想发明一套意识形态。活死人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美国多少枪击案，中国袭击儿童案都可以归结于此。但我不明白慈善逻辑和活死人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请解释一下。

A: 一个自洽的伦理体系，想有实践意义，就是要解决“扬善抑恶”问题。扬善、抑恶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而活死人问题是抑恶最基础的问题之一。解决不了活死人问题，就回答不了“我为什么要善，我为什么不用恶来换享受”的问题。

Q: 现代社会对活死人问题无解。我的世界观也不需要一个像阎王一样拿着功德薄的“主”的存在。虽然我觉得这个命题无法证伪，但这个宇宙在大爆炸之后到寂灭之前是不需要“神”的设定的，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只是缸中之脑。扯远了，我真的只是在单纯地考虑建立自己的慈善逻辑而已。

A: 无解？基督教和佛教都算解了，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些答案被刻意的废弃了。

废弃之后，却自己没有提出一个办法来堵上这个漏洞。不要以为现在看起来似乎还好就以为这个大考逃过了。

现在看起来还好，是因为改开一代现在才刚开始步入四十岁，而四十岁之前因为改开中国高速增长，几乎都是顺风而已。

等这些人开始步入下半生，开始面对增量减少存量调整的常态，会出现大量的活死人。

大量的活死人，会无视一切法律的约束，只求一夜暴富来摆脱自己陷入沼泽般的困境。他都快穷死了，身体还一天不如一天，拿死刑也威吓不住他，你猜他在乎贩毒被抓吗？你可以去看看绝命毒师，当作一个样本来研究——将来老白们会越来越多。

这不是人可以自己觉得没事就没事、觉得“不需要阎王式的存在”就可以的事。这就好像觉得飞机不需要引擎也可以飞——那你必须要解决动力从哪来的问题。这是【重力】对你的强制性要求，不是“引擎派”对你的“苛求”。

简单来说——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只要你还承认没有解决活死人问题，这个答案就【客观上】还没站住脚。你可能觉得它对你个人已经足够满意，但【客观世界】的判决才是真正有效的判决。

Q: 您误会了，我完全同意你对活死人问题威胁的看法。你是从治国者的角度看，活死人问题其实是现在全球很多问题的根源：HK 的 FQ，法国黄马甲，日本的平成废宅，甚至 Arab Spring，美国的毒品，Brexit，乃至特朗普的当选。

问题是宗教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觉得：

1. 全球都在世俗化。2. theocracy 完全不可能。

3.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但美国对活死人问题无解：4 亿只枪，宗教 cult 遍地，武装民兵，已经美国是全球毒品 60% 的市场，而且 surveillance 社会在美国政治不正确。。。

科学界的看法是用流行病学的方法论来解决美国的枪击问题，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也许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完全是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我自己世界观的自洽完全不需要超自然力量，至少不是一个 micro-manage 每个人的主，当然我不知道自然界的规律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另外一种神，但他应该不会在这个宇宙在大爆炸之后到寂灭之前介入的。

A: 首先第一条——美国根本不能被视为基督道路的典范。

【根本不能】。

美国人自己自我感觉很良好，也没有改变这个结论。美式的基督教远远谈不上良好的符合基督精神。美国的灵恩派、摩门教、阿米绪派、贵格派、安息日派……大批的教派都有惊人的原始性/原教旨主义、反智主义、律法主义和神秘主义。老实说，能不能胜得过两千年前的法利赛人都难说。美国的各种乱象不但不可以被看作“基督教不能解决问题”的案例，反而要被看作“基督教失灵的后果”的案例。

第二，你觉得“我个人不需要”这话是有问题的。精确的表达是“我个人目前仍然可以在不引入上帝概念的前提下安然的生活”。这个表达还远远的不能等效于“我不需要”。到底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是言之过早的。在人没有感觉到需要之前，人总是觉得不需要的。现代人的大问题是预期寿命太长了——长达九十年一百年。在一个世纪的无常世界里，到底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谁也不能自专。

但这里存在帕斯卡赌注问题——当认识到需要的时候再要，是否一定来得及。

我说的一切话，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觉得不需要的人转而觉得需要——这个人各有命，也人各有自由。我说的一切话，是为了让部分人走到了发现自己原来如此需要的时候，在那个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在那个最后自我挽救的极短窗口期，较少因为所需要做的功课太多而无法及时护住最后一点心光而彻底死亡，或者较少为了无论如何挣扎求生转头魔鬼的怀抱。

那些在绝望中去修了 flg，或者入了所谓东闪、全能神的那些人，如果早年就知道这些话，也许会多一个机会。

Q: 非常好奇，您觉得当代或者历史上哪个社会/国家/政治实体 最接近您心目中的基督道路的典范？对世界历史了解的人都知道很多历史上的悲剧都来自对乌托邦的追求。

A: 某些隐修会

Q: 我更加好奇了！Ordo Sancti Benedicti? Opus Dei? Priory of Sion? Knights Hospitaller? Knights Templar? Illuminati? Ordo Templi Orientis?

A: 神秘学是邪教的东西

---

Q: 额，根据这套债务理论推论一下的话……

- 1、“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最糟糕的社会形态，因为互相帮助就没有人可以免债；
- 2、如果一个好人和一个恶人同时陷入困难，应该帮助恶人，因为恶人更有可能既不感激又不回报，性价比很高；
- 3、假设有一个 A，接受了信徒 B 的恩惠却毫无感激之心，B 因此得以免债，此时忽然有个善者 C 路见不平，决定去教导 B 学会感恩，为了防止债务回流，A 应该阻止 C。是不是这样？

A: 1、事实上无法维持。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父母亲戚自然会学会先打预防针——“你不要这么傻”。2、人无善恶，世人皆恶。

3、是。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想的行善一般都意味着对方应该不知道你是谁。对方知道你是谁，已经算是半失败了。至于教导“要感恩”的确应该阻止。人要感恩不是去感恩那个传递善意的信徒，而该感恩那个最终免债的。信徒于人无恩。

Q: 打个比方来说，有两种人，这里暂且把被人帮助了以后会感激也会回报的人定义为善人，不会感激也不会回报的人定义为恶人（这里的善人恶人都只是个代号），那么根据债务理论，对于信徒是不是有：

- 1、帮助恶人优于帮助善人；
- 2、社会中恶人越多越好，善人越少越好；
- 3、一切可能将恶人转变为善人的行为都应当被阻止。

A: 还是那句话，对基督教而言，帮助不分“善人恶人”。

被帮助资格主要取决于【帮助的效率】。举个例子，给你米，你不会浪费，给你学习机会你不会打渔晒网，给你医疗你知道配合。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复发机会小”。

谁会优先得到帮助，更多的取决于这个，而不是这人之前是不是好人或者是不是坏人。

但是，很自然的，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在这个比较中自然而然更容易胜出。但那不是提前筛选的结果。

至于第 2，第 3，这种不成人形不过脑子的问题，不配占用我的时间来回答。

Q: 可是从免债角度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你帮了他他肯定会找机会回报，这不就没办法免债了吗？反倒是帮了一个小人的话，他不感激也不想回报，这样你才可以免了他的债，上帝也就会免了你的债。所以帮小人不帮君子才是债务体系下最合理的选择吧？

A: 他要回报可以，去报到其他人身上。

捐赠给教会，在实质意义上也等于通过教会去帮助其他人。

回报信徒个人是没有神学上的价值的，而且的确会折损信徒为尽义而做的努力。

信徒自己最好是拒绝掉。

你来回回都在纠缠所谓的小人和君子。

事实上你却没能力区分小人和君子。你的方法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Q: 有可操作性啊，比方说，你帮了一个人，如果他回报了你，你就不再帮他，如果他从不回报见面还嘴臭，这基本就可以确定是个小人了，可以多多帮他，帮一次就稳减一次债，很稳的。

A: 是吗？那么你就操作看看咯？

Q: 这都是根据你的债务理论推导出来的，我也知道很反常识，你可以指出一下推理链哪里出了问题吗？

很抱歉占用了您的时间，提个建议，如果下次再有这种“在本回答内容中无法解释清楚必须在事先阅读以下文章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讨论”的情况请在开头部分标注一下。另外，问一下，对于您提供文章资料这件事，我想要心存感激，您不介意吧？

A: 不必感激我。

这个对我不过是尽义，是我对上帝的亏欠的万分之一。

如果一定要谈感激，实际上是我该感激你。

---

Q: 仅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理解教会这一套逻辑，

就会忘记了教会在背后攫取了巨额的利益。

A: 以它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规模和深度，根本谈不上“巨额”

---

Q: 其实无神论也可以有不求回报的说法...

1. 帮别人自己开心，满足本能里社会性的部分。

2. 反正人死了东西也没了。既然别人想要，那就随着生命接近死亡逐步给别人好了。

A: 第一条被受助人咬几次就不行了。而被咬是大概率事件，无非是第几次发生而已。

第二条，子女不允许。

Q: 第一个其实可以帮了就跑，世界上那么多人也够用了。

第二个么，(我认为)理想的无神论社会应该是没有家庭结构的(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家庭)。

A: 那就真成美丽新世界了。公民把受精卵交给政府机关孵化，然后自己只管交税。

Q: 哈哈，你要这么说是没错。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将由一个机器代替，人们都脑后插管生活。等到所有人都活在虚拟之中，这个机器就可以决定不再繁衍新的人类，从而结束整个物种的历史。

(人类无法选择不灭，而这种逐渐托管整个物种生命的方式算是一种安乐死了，比起大陨石或者伽马射线爆之类的。另一方面，我感觉人类也正把自己往这个方向推。)

不扯那么远，考虑实际效用的话，我认为“家庭”承担了太多的任务，而其中一部分可以由专业化的公共机构来代替。比如我们经常看见“家长不考试”这种说法，带小孩也确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但让每一个家长都完成培训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相比之下把一部分管理和教育的家庭责任交给专门培养的幼教人士是对小孩，父母和社会都更好的选择。(其实公立教育本身就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认为这种托管还能更进一步，并没有推崇立即舍弃“家庭”这个概念。)

话说回来，无论如何，从现在看来将来的人类社会都将非常不可理喻，只是方向未有定论而已。

A: 不是不可理喻，而是这样一来如果发生问题，就不存在必要的多样性来抵御了。

中心化带来效率，也带来系统性的内在脆弱性。

---

Q: 我想请问一下……答主在很多答案里都提到了皈依是因为“遇到了不得不使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事，尽管这些事在无神论者看来只是巧合”，看多了我就很好奇，请问答主皈依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可以稍微说一下吗？

A: 不足为训，没有必要。

Q: 但我确实很好奇。因为我从未接触过、了解过一个现代社会中虔诚的基督信徒，知道“世界上原来有人是这样想的”、“世界上曾有人经历过这些”会让我非常满意。

我从很久以前起就对基督教的世界非常好奇，只是苦于一直没有相应的机会让我接触一个虔诚的正信徒，您是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实例，真的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吗？

如果有所冒犯的话，那很抱歉。

A: 我不能算虔诚正信的样本

Q: 那我要去何处寻找虔诚正信的样本呢？我确实未曾见过比你更虔诚正信的人。我不信基督教，或许接下来的一生也不会信，但就因这样而不知道“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体验的话，

我认为这是很遗憾的事，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管中窥豹，我也希望稍微弥补这种遗憾。我没有强迫您的意思，但我实在希望您对此稍作描述。

A: 这个是不能靠我的见证来解决的。

每个人的过程都不能作为第二个人的借鉴——我是比较反对人去上台讲述个人见证的奇迹用来说明上帝的伟大和真实的。

这不但不能证明上帝，相反，还给了善于贿赂人类的恶魔以可乘之机——因为魔鬼们给这种恩惠和奇迹要比上帝积极得多。

你要了解，就是去看那个夹子就可以了。那些虽然不是真理，但至少是尽力而为的实话。

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同类的帮助，最多只能到达“基督教本身也能说通”的边缘。

这就是人可以努力的极限了——你只能铺平祂的路。来不来在于祂，不在于人。

接着就是等待就行了。

Q: emmmmmm 该怎么说呢……我确实认真地看完了那个夹子里的每一个答案，甚至有一些还看了不止一遍。正因如此，我才更加好奇。

我曾澄心正意去寻求内心的灵光、也曾经历过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私人体验，我并非无神论者，也始终对宗教持开放态度，但我确实无法从这些灵光和体验中联想到“上帝”或现有的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位神明。所以我才迷惑，究竟何种经历，并非某种感动或某种看起来的奇迹，却能让人精准地联系到“上帝”呢？我不会根据您的答案去刻舟求剑，但我确实相信它能给我带来启发。

A: Sorry

Q: 那么抱歉，打扰了。

---

更新于 2023/3/4